

我為孫文學說而戰(下)

—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

●任卓宣遺著·尉素秋校訂

「自由中國」失敗因素

現在要說的，是共產黨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口頭上宣傳其協議，對於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之檢討和決議，均表反對。但在實際上，他卻不參加聯合政府，不參加其所召集的國民大會制憲，而以進兵略地為務，蓋欲純以武力奪取整個政權也。民主同盟和之。因此，青年黨、民社黨先後

脫離民主同盟，而參加政府，贊成國民大會之召集，以制憲、行憲，與國民黨相同。於是政府——改組後的聯合政府，下令戡亂，並解散民主同盟。這是對的，而且也不得不。

但這時，主義與黨派問題甚為重要，不能靠「政治嚮導」的孤軍奮鬥。如何擴大影響呢？我得出向「和平日報」洽辦「主義與黨派」副刊之一法。由於黃少谷社長之助，結果成功了。這個

副刊，每週一次。由友人吳曼君負編輯責任。從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刊出「主義與黨派」第一期起，每期一整版。我寫了很多，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國民大會，以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我參加了。其經過，另有專文論述。最後數日，我感到憲法中的五權憲法成份不夠，遂在會中物色人

發起五權憲法學會，從研究它、宣揚它，以為將來修改憲法之用。國民大會開會不久，中國五權憲法學會便成立了，推張知本為理事長。現在要說的，是中華民國憲法，政府於三十六年元旦公佈，同年行憲。六月，依規定辦理選舉行憲的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便進而依照憲法成立五院制的中央政府。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蔣中正當選總統；後選舉副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以後經蔣總統提名行政院長、司法院長、考試院長等人分別經立法院和監察院同意，成立五院制的中央政府。我國政治遂進入憲政時期。民主成為事實了。這是與戡亂並行的。從戡亂可知共產黨之講民主，不是為了民主，而是在利用民主以造成其反民主的力量。民主同盟就是



民38年來台灣時的任卓宣教授。

受其影響而成了幫兇的鐵證。

同時，共產黨的力量大了，戰亂愈大。何況它獲得俄國從日本關東軍繳來的大批武裝及俄國將東北交中共之種種援助呢？而我國政府則因八年抗戰，民窮財盡，以致抗戰以前大敗中共於湘、鄂、豫、皖、贛、閩等省的，到抗戰以後反而戰亂無力了。美國不了解中共主動不參加聯合政府之意圖，反歸咎於國民黨，而坐視中共之擴張。因此種種，戰局惡化。

李宗仁不以桂系軍隊支持戡亂，反主和談。蔣介石先生竟戡亂困難，就宣告引退，讓李宗仁以代總統地位去幹，以試驗其主張。乃中共提出了荒謬的八條件，我當下寫了八篇文章，載諸報端，逐一駁斥。雖然徐蚌戰爭，相繼失利。我則以為長江可守。所以我為文論防守長江，由一論而再論、三論。我的同鄉同宗任映滄弟離開南京時，到我家來說：「是走的時候了。」

我想走是逃難，不如能多留一天即多留一天以盡言論報國之責之為好，並未因同鄉同宗關切之意而改變。那曉得素不熟悉的陳良，竟來家要我到福州去工作，因他將到那裡就新職。他還送了很多木箱來，作裝書運往之用。不久他介紹我搭周至柔將軍專機飛上海。盛情真可感也！到後住於淞滬警備司令部招待所。我仍寫文章反共，刊於當地報上。

不久，我接到徐佛觀來一信，要我到浙江奉化去一趟。及到，徐等數人同我到王太太夫人墓傍室內見蔣先生。往常見他，是他問我答。這次，我首次陳述己見。直說：戡亂失敗的原因，在於

實行三民主義不夠、不快、不正確之故。所謂不夠，是對民主主義之關係大多數人的「耕者有其田」未行，以致中共得利用土地改革煽動農民，造成力量，來攻城略地等等。我說畢之後，蔣先生以為然，要我寫出來。退出即寫，至夜完成。次日上午面交後即返上海。

當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辦上海作戰講習班，聘我為政治教官，講「共產黨問題」，同時要我兼任上海市文化委員會委員。我均樂於擔任。還記得三十八年二月內，中共宣佈第二批「戰犯」名單。收聽廣播的人，把錄音記錄交我看，其中有我。原話是：「重要戰爭鼓吹者胡適、于斌及葉青」。中共叛亂行為，反自視為正當。以成敗定是非，中共不講道理而只講力量也如此！

那時，中央執行委員方治在上海主持黨務，相當熟悉。因此，他把「正義」週刊交給我辦。我接受了，找當時方結識的沈容先生去編，我僅寫文章，並有計劃地寫一系列大談革命的文章。論和談的亦有。茲以手邊所有之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第十期為例。目次是「發刊詞」，「理論研究」為任彰之「弄清楚革命觀念」、葉青之「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和平問題特輯」中有高遠之「從前的和平商談何以失敗」、南強之「現在的和平商談有何困難」。吳曼君之「如何實現合理的和平」？其後是「時評」，有沈光宇之「立法院應做份內的事」、沈容之「長江的政治價值」、江必固之「整肅軍紀與提高待遇」。又是「人物評介」：為沈亦鳴之「傅作義論」。

最後為「漫談」四則。

到第十三期，「正義」改題為「新路線」。其目次是「理論」，為任卓宣之「武力革命與和平革命」、葉青之「領導中國革命之政黨」。次「批評」，為王清源之「投機主義者的革命觀與和平觀」。次「政治」，為徐展公之「政治技術決定軍事成敗」。次「財政」為沈容之「租稅政策乎？貨幣政策乎？」。次「國際」，為高遠之「美蘇衝突之現勢」。次「黨派」為楚蓬舟之「共產黨與人民的自由生活」。次「人物」，為杜亦鳴之「三民主義權威戴季陶」、倪知道之「東歐的隱士、貞士與鬥士」。次「通訊」為宋伐之「變了質的行列」。最後為「漫談」六則。

此刊在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第十五期後停止了。因我在此時接到台北市「民族報」電報，請任主筆一職，遂乘船往台北。到後，住在該報招待所。給「民族報」寫得少，因其人多也。給它報寫，還多一點。當時有人以為大陸失陷，三民主義過去了，現在要講別的主義才可以了。我不以為然。曾在「中華日報」洽辦「思潮」一副刊，每週一次。於三十八年七月五日出版其第一期。現手裡有六十三期，每期載明「主編葉青」。我寫得多，是不成問題的。

三十九年又應馬尼拉「大中華日報」之約，為編「思想」副刊，每週一次。就手邊所有者言，是年六月三日出版第二期。其文為啟平之「釋帝國主義」、陽榮之「一次革命論」。可見第一期是在是年五月下旬了。後來改為雙週刊。第二十三期，出版於四十年九月十五日。每期均載「主

編葉青」。實由姨妹尉靜秋女士代行，她亦寫有，自然還有外稿甚多。

現在要說的，是我到民族報招待所不久，有一學生來會，就是中央幹部學校畢業後即派來台北工作的王保和君，他常來看我，便託他為帕米爾書店找房子，準備復業。談到帕米爾書店，創辦於三十六年。目的是想大規模出版三民主義的書刊，形成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以滿足主觀需要和客觀需要。由我向多人募股而成。誰知法幣貶值，戡亂失利。因而書店陷於大陸，只運了部份書籍來台。幸王保和幹練，又熱心文化，遂在台北市覓得店址復業。

我又設法增股，乃繼續出書。後以經營關係通知股東，願退股者退。否則以財團法人方式經營。賣書後之收入，除少數職員開支外，悉以出書，作宣傳三民主義之用。股東贊成這種辦法。我在募股時，自己也出股甚多。從未收過一文股息。為三民主義而奉獻，自應如此。現在要說的，是總裁蔣介石先生引退後來台北市，在陽明山設總裁辦公室。其中有設計委員會，以我為設計委員之一。開會時，蔣總裁主席，要各委員發言，我亦有所陳述。

那時，黨中委員及政府均留廣州。總裁到廣州時，中央宣傳部長程天放告以副部長缺一人，請其提名。總裁提名我，經中常會通過，任副部長，我遂由台北到廣州就職，當時向程部長建議數事：一、各地「中央日報」設「思想」副刊，以宣揚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就地物色作者。二、部內增設二、三人員，專事研究、撰述，

定時寄發各中央日報，以支援「思想」。他採納了，並即實行。不久，他奉派出國，囑為代理部務。

當時，雲南省主席盧漢反共，電請蔣總裁派人往作反共講演，以振奮人心，鼓舞士氣。蔣總裁派我往。來回用飛機，在雲南講演約三週，每日約二次，講畢始返。旋以戰局變化，廣州疏散。黨中委員會及政府均遷重慶，我也同往。那時，宣傳部邀請有關人士開會，到者無多。不久重慶疏散，遷到成都。同樣情形，開會困難，只有憑我個人多作廣播講演之一途。逗留未久，便飛瓊州島之海口了。這裡有開會，有講演。但為集中兵力於台灣計，又要返台。

三民主義比較研究

不久，蔣先生復任總統職位，並決定改造國民黨。於是原有的中委會及宣傳部均在改造之列，一切由改造委員會主持了。我便專致力於研究、著述。一面對三民主義作系統論述，一面又應總政戰部之約，撰「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之比較」。前者為「三民主義概論」，在帕米爾書店出版；後者在總政戰部出版後又再加充實，題作「三民主義的比較研究」，同樣在前述書店出版。

那時，「自由中國」雜誌，因有外力支持，經費充足。大叫「民主、自由」，以個人主義為基本思想。隨後又大叫「反對黨」。所以它是反三民主義的、反國民黨的、反政府的。而且公然叫嚷反攻無望論。並主張美國干涉內政。我大不謂然。對其有思想性、理論性的文章，逐一批判

。後來編成「個人與國家」一書，在帕米爾書店出版。書中編排是它一篇，我一篇，讓讀者比較，看誰有理。此外，我把西方個人主義加以研究，著「個人主義的分析」一書出版，以挖其根。

隨即接納蔣堅忍主任之囑，把我建議他辦的「政治評論」半月刊（後改月刊）由我來辦。每期有兩篇文章批評「自由中國」半月刊。它不斷發表偏見，我不斷發表正論。它存心反對。吹毛求疵地找尋缺點。這是任何時代、任何政府、任何政黨，均有之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專事蒐集缺點呢？但是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大者何？實行三民主義，以革命建國是。例如推翻清朝，創立民國；撻伐帝制，光復民國，又如護法，北伐、抗戰、戡亂、制憲、行憲、繼續動員戡亂，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可說是為國為民，勳業輝煌嗎？請問：在同樣的時間中，有甚麼主義，甚麼黨能與三民主義及國民黨比？那末我的宣傳三民主義和維護國民黨，就是正論了。為反對而反對，以吹毛求疵為事，非偏見、謬見而何？此「自由中國」之所以失敗而自行停刊也。

後來繼之而起的「文星」及其文丑，評擊我，並評擊胡秋原委員及鄭學稼教授。「政治評論」以對「自由中國」態度對之。結果，「文星」失敗，並且陷於內圍而消失了。又後的「台灣政論」，散播叛國思想。「政治評論」起而反駁，我寫了很多，並編成「台獨理論批判」一書，在帕米爾書店出版。中國五權憲法學會成立以來，

「政治評論」有如它的機關刊物。帕米爾書店則總經售其所編印的五種憲法文集和叢書類甚多。於是五種憲法走上發揚光大之路了。

我參加的學術團體，除中國五種憲法學會外，尚有國父遺教研究會、中國地方自治學會、中國憲法學會、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中華戰略學會等。當我任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務時所發動和促成的學術團體有二：一、為三民主義學術研究會。一、為中國文藝協會。前者在把組織國父的本體論定名為心物合一論上很有成就。每次開會討論，我均參加。後因主其事者不按時召集開會而中斷了。以後我與多人乃發起「國父遺教研究會」，以謀國父學說思想之發揚光大。

後來中國文藝協會要我參加。我在上海時曾為伍蠡甫教授之「文學週刊」撰文，對文學有所研究。看我的「文學和語文」一書可知。因此，為答謝雅意，參加了中國文藝協會。及它創辦「筆匯」，我贊成，被推為發行人，並寫了「介紹西方文化的我見」（二期）、「道德重整運動與社會新聞」（十期）、「美、俄科學競賽之考察」（十八期）、「對於李政道、楊振寧入美國籍的意見」（二十期）等文。

此外，也應友人之約，參加民意測驗協會，是贊助性質。惟因辦「政治評論」而參加的雜誌事業協會，曾被推為理事長，一連數屆。後覺於研究著述之計劃有礙，決定退下來。至於中華文化復興會學術研究出版委員會委員，是被聘參加的，開會不多。其它以開會為事且不多者，則均繼續。文化復興會亦僅每年開會一次。總之，不

經常負責者或責任不重不多者，亦繼續任之。此為不可避免，亦有關文化、學術、思想之事也。

關於這些事，我注重寫書。除前已說及者外，這裡分類言之。在哲學方面，我寫有「思想方法論」、「孔孟學說的真相和辨正」、「道統新論」、「孫中山哲學原理」、「國父哲學言論輯解」等。在科學方面，有「科學的精神影響」、「國父的科學思想」等。在政治方面，有「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民主政治新論」、「民主自由問題」、「平心靜氣談國事」等。在反共方面，有「毛澤東思想批判」、「毛澤東語錄批判」、「評毛共的文化革命與批共運動」、「反共問題與共黨理論批判」、「馬克思主義批判」等。在三民主義方面，除前面說及者外，有「三民主義新解」、「五種憲法體系」、「民生主義真解」、「國父思想」、「國父的經濟學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很多。書和文合計，在八十誕辰時，「共約二千七百一十餘萬字」。今則不止於此了。

不斷撰文著書演講

單就書而言，在客觀方面，評介之文為數甚多。看「任卓宣學術思想論」、「任卓宣評傳」及其「續集」（皆在帕米爾書店出版）可知。同時，我有四書獲得學術著作和優良著作獎金，一書獲得學術獎章，一書獲得學術獎牌，另一書則被譯為韓文和英文。凡此，皆在台所撰。至在上海七年所撰者，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店印行）中有所涉及。來台後發

覺巴黎出版的布里葉(Oscar Bray)所著「近五十年中國哲學史」，把我寫進去了。此書已譯為英文，在紐約出版。美國耶魯大學出版部印行的「中國思想史中的科學主義」一書，也把我寫進去了。據留德學生藍慶堂先生函告，德人麥思納(Werner Meisner)撰有「葉青與張東蓀之哲學論戰」一博士論文云。餘見「任卓宣評傳續集」第七編「各國論述」不贅。

關於講課，來台之初，訓練班很多。均約聘往講共黨理論批判或國父遺教。其鐘點費收入甚巨，以致我能購地、建屋，將所有書刊擺設樓上，佔屋三間，很便研究。至於在大專院校講課亦多。例如政戰學校及其政治研究所並任所主任，後兼師大、台大之三民主義研究所課程及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課程。還曾在政大東亞研究所和歷史所兼過課。近幾年暑期，又在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所之暑期講習班和進修班兼課。

在國內，曾參加文化會談、新聞及文藝會議、中山學術會議、國建會。在國際，曾赴韓參加慶熙大學所召集國際學術會議；在國內，參加中韓中山學說會議、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等。此外代表學術團體參加亞洲反共聯盟中國總會及世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而當選為其理事，因而又被其聘為國際宣傳及對敵心戰二委員會之委員，致參加理事會、委員會及有關之會的活動。

上述種種，使我成一個忙人了。總之是寫不完的文和書，講不完的課，開不完的會。均依照國父：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依照孔子：「君子求

諸已』，因而要求其在我，盡其在我。就是合於義的富貴於我如浮雲。回憶從前總統蔣介石先生在總統府召見我，開始一句話問我要不要做事。此做事為做官之意。我一句話是『不要做事，要研究三民主義。』他就與我談此事了。假如有人問我『為甚麼要研究三民主義？』我的答案是：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以救國救民。若不研究以發揚而實踐之，如何對得住國父？又如何對國對民？

要研究以發揚而實踐之，非展開一個三民主

義文化運動不可。此我之所以在研究三民主義中先後辦時代思潮社、帕米爾書店及中國政治書刊出版合作社以出版三民主義著作及反共著作也。現存的是帕米爾書店，其目的以出版三民主義著作及反共著作為主。原由我募股而成。自己亦出股很多。後改為財團法人，所以從無人收到股息。其不贊成改者，俱已退股。可知我是為三民主義而奉獻。生活則簡單、儉樸，不講物質享受，以實精神生活為務。

現在若問我的年歲幾何？從未注意。問內子



任卓宣教授與夫人尉素秋教授合影。

方知今年八十八歲，即日本人所謂『米壽』。那末我要學馬援說：『老當益壯』了。如此方能繼續研究著述，以完成預定的計劃。孔子自言『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尚且如此，我們更應努力。對於善意批評者，至表歡迎。因其有助於我也。別有用心者，不與理會。我的時間，至為寶貴，何可浪費及此？收到者亦置之不顧。向來如此，今後亦然。

留俄歸國以後的回憶，到此為止。對於留俄同學會的決議，是實踐了，可惜內容不豐，尚希原諒！不過我在歸國以後的幾十年中，是盡了我主觀之所能為和客觀之所允許的。從未浪費時間及人力、物力。因為我歸國以後，努力研究、寫作、講課、講演、開會等，所做都直接、間接有益於文化、思想、學術、教育、政治、社會和國家等。

在消極方面，我不吸煙、不飲酒、不打牌、不看電影、不聽音樂、不看電視等，可知我連正當的娛樂亦未享受過，完全如一苦行僧然。生活很簡單、很儉樸。做到蔣先生說的『毋忘在莒』，因而努力反共，致被列入『戰犯名單』。聞中共佔領北平後，有『十大戰犯化裝遊行』之謬舉，並將我亦列入其中。可見我的努力反共之一斑。其它努力的證明，前已說過不贅。

以後還要繼續努力，以求多所服務，多所提供。對於社會、國家則毫無所求。總之，老當益壯，人不應虛生一世。在我，這是可以斷言的事。孔子說：『君子求諸己。』此語即我的座右銘。向來如此，今後更然。（七十二、七、一五）